

大學之再生

學術自由・校園民主

失去批判、引領能力的台灣的大學，
喪失了它獨立自主的品格，
不再是社會的急先鋒，
反而成為世俗社會的縮影。
沈淪的大學是否能如浴火的鳳凰，
重新再生！
使大學再生之方法無他——
即還給大學「學術自由」
與「校園民主」自治權。
本書分從大學的基本理論、
大學法的訴求和說明，
以及近年來大學校園中師生關切
大學發展的重要活動三方面加以闡述，
是國內迄今為止有關此一主題
蒐編最完整的一本書。

賀德芬◎編著

社會叢書

大學之博生

——學術自由・校園民主

賀德斯●編著

時華出版公司
ISBN 957-13-0129-9

大學之再生

——學術自由・校園民主

編 著 賀德芬

發行人 藏遠侯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9巷和平西路三段2號四樓

發行專線 (02) 30668421

讀者服務專線 (02) 30240944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 (02) 385450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 台北郵政七九一九九信箱

排版 鴻霖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 成安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廿八日
定價 新台幣三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02144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13-0129-9

序

賀德芬

大學，在青少年的憧憬中，它是一個充滿浪漫氣息，能培育他們成長、獨立，又寄託無限生命期望和個人前途於斯的美麗園地。

大學，在知識分子的認知中，它是鑽研高深學術，窮辨萬物致理；又是培養聖潔良知和恢宏胸襟的殿堂。

大學，在與社會的連帶上，它是傳承文化、創新文化、豐富社會生命力，型塑未來理想的泉源。

然而，台灣四十年來的大學教育，在量上雖然不斷增加，在質上卻越來越偏離了上述衆人的期許。對學生而言，大學已不再是個培育全人，美化心靈的樂園。它只不過是中小學機械化教育的延續，追求的是單一的技術養成，或者是特定目的的達成。它無視於年輕學子接受人格薰陶的渴求，卻急切的將年輕生命推向世俗的深淵，讓他們一個個快速融入污濁的社會，成為生產工具。

對大學教師而言，大學也不再是追尋學術理想的神聖天堂。上焉者，以之為養家餬口的職業，

心志已經麻痺，只得將獨善其身懸爲至高目標。下焉者，利用其爲夤緣攀附的踏板，失意療傷以待再行出發的棲息所。校園不過是社會的縮影，個個爭逐名利，爲年輕一輩做了最壞的示範。對社會，大學更已失去其批判、引領的能力，也無獨立自主的品格，不再是社會的急先鋒，卻沈淪爲國家意志、政黨政策下的附庸，塵世間的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捍衛者。所謂大學的超然卓越，自許爲精神文明的標竿的矜持，都已化爲海市蜃樓。

我們堅持「大學」應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而且還是以「人文化成」爲本的理想主義。因爲非如此，社會的文化批判生機將隨之萎縮，甚至絕滅。縱使還能保有象牙塔內原創的契機，其所能開展出來的，亦不過是物化的成就，無法爲人類的文明剔透出更豐富的精神內容。更進一步，如果我們肯定追求精神生命內涵的超越提升，是人類文明的必要努力，則大學理想主義風格之維持與發揚，便更見其必要性。因爲，唯有以文化來領導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才能完成人類文明的躍升。而大學，具有人文理想，正是社會文化精神的守護神，是感受時代脈動的先知，更是文明的創造者。她的良窳，真正關係著整個社會發展的生機。

以對大學這樣的堅持和期許，對照台灣大學的發展，我們不得不沉痛的宣佈，台灣的大學已死，至少，僅餘不具生命的軀殼。能否有如浴火的鳳凰，重新再生，則端賴有權者的認知和當事者的努力。

使大學再生之方法無他，還大學「學術自由」，與「校園民主」自治權，足矣！惟有在學術自由的原則下，才能重建學術的尊嚴，使能本於真理和是非，從事專業的發展，莫教外行領導內行，誣陷學術成爲官僚的祭品。也惟有在校園民主的過程裏，排除不當的外力干預，才能維持學術品

質的純淨，端正學術的風氣。

達到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的方法固有多途，然在一個崇尚法治的社會裏，制度化當為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努力。尤其，大學法的修訂，吵嚷多年，這本是制度化的最好時機。無奈，權力者為了鞏固己身既得的權益，又因缺乏自信，始終難以釋除莫須有的恐懼，而把大學視為禁臠，絕不放鬆人事、經費、課程乃至思想的控制，無視大學發展攸關國家生機的重要性。終使從法制著手，讓大學再生的曙光，乍現即滅。大學法的修改終究命運乖違。

雖然大學法的前途未卜，但當事者的努力卻未可中斷。只是讀書人既非當道者，人微言輕，資源不足，所能努力者仍不出建言的範圍。尤其是官方藉詞已徵詢多方意見之下，乃有必要彙輯近年來學界對大學法之主張的另一種聲音，以及校園中的活動，使權力者再不能自閉於民主的洪流之外。更寄望權力者能了解到權力的穩固基礎，乃植根於全民幸福，以眼前利益來交換歷史價值是多麼的愚騃！也讓更多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無論學界、政界，及其他各界都能認識到大學師生在主張什麼，而能伸出支援之手，共同挽救大學法於垂危，幫助已無生命的大學早日獲得再生，也使社會重燃文明的生機。這便是今日此書所以面世的嚴正訴求。

關於此書的編制，大體上可區分為三大部分，一為有關大學的基本理論；二為關於大學法的訴求和說明；三為近年來大學園中師生關切大學發展的重要活動，在編輯中，最感困難的是故意為教育當局所遺漏的聲音和主張太多，但限於篇幅，只能做痛苦的割愛，每項主題選擇一二具代表性的作品納入，遺珠之憾，還盼不致構成對大學改革之斲傷。

此書能順利付梓，要感謝書中各篇作者，慷慨允諾讓出他們的編輯權。更感謝時報出版公司

能不計盈虧，不著眼於市場商業價值，承允出版工作。此番貢獻於大學教育的心意，使我們對文化命脈的承續與發揚，又充滿了希望！

七九、二、廿八

巨變

第一編 大學教育之理念

序

賀德芬

3

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
對高等教育的人文展望

金耀基
葉啓政

3
22

大學改革化危機為生機
——
李遠哲、林俊義對談錄

林俊義
吳介民
林玉體

40
53
67

台灣校園支配結構的崩解與改造
一隻看得見的手——學術自由與政黨之運作

張國龍

84

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
剖析大學的權力結構
——
黨、團、軍訓、情治單位在台大

林佳龍
周志宏
曾建元
沈清松

88
96
103
107

從大學之法律性質論公立大學法人
化之必要

朱敬一
陳師孟

114

公立大學法人化問題釋疑
大學教授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
為知識份子的尊嚴請命

——
論大學法規範教授聘用與薪給問題

革新大學教學應從學程制做起
檢討研究所教育的理念

劉源俊
鍾金湯

120
124

我國軍訓教育的沿革及檢討	張則周	133
大學軍訓為什麼應該廢除	林鴻淇	
學校軍訓問題的再檢討	劉福增	142
學生權的基本論爭	張忠棟	146
——對現存構造與未來展望的思考方向	黃居正	150
析論學生權利之保障	周志宏	161
訓導制度與民主教育	黃炳煌	175

第一編

大學法之改革

教授建議案		
大學法修正沿革	賀德芬	187
論我國教育法令之演變	張鏡湖	200
大學法改革之方向	賀德芬	209
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	周士心宏	214
——大學法的理論與實際		
大學與政府的關係		
——兼論大學法的修改		
修法已良久只是不自由	周士心宏	219
——試析林時機與教育部大學法修正草案之差異	劉源俊	226
教授治校	黃武雄	234
大學校長之任免及相關問題	陳滌清	241
新大學行動聯盟致立法院請願書		245
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致立法院請願案		250
		254

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請願書聯署文	257
海外留學生請願書	270
自由之愛請願書	275
政大教師協會請願書	281
現行大學法	283
行政院草案	289
林時機等三十二位立委提案	296
教育部草案	301
亞洲基金會、明德基金會向教育部提供之草案	308
民國六十一年修正之大學法	315
民國三十七年公布之大學法	321
第三編 校園民主運動	
自由之愛發刊詞	327
校園民主自由化運動的結構與權力分析	
大學改革宣誓	330
學生反岐視宣誓	347
從普選抗爭史看學生自治憲章	350
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	353
台大教授聯誼通訊發刊辭	357
成大教授聯誼會籌備會會訊發刊辭	360
為教授聯誼會作法律定位	364
賀德芬	367

杜鵑開花，是何居心

——成立教授聯誼會極具深意

黃武雄

374

台大教授聯誼會興亡錄

賀德芬

382

旗幟鮮明的自由派集體退出了教聯會

翁文靜

393

成大教授聯誼會成立的緣起

王九達

398

中大教聯會兩年回顧

王九達

402

第一部

大學教育之理念

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

金耀基

上篇：大學之源頭、理念與性格

一、現代大學之源頭與原義

大學的起源可以溯到中國的先秦，西方的希臘與羅馬，但現代大學之直接源頭則是歐洲中古世紀的大學。大學是中古的特殊產物，中古是宗教當陽稱尊的世紀，它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向來是學術上纏訟不休的事，但沒有人否認大學是中古給後世最可稱美的文化遺產。

University一字原無確指，與community, college一字通用，之後，則成為一種特殊的基爾特 (guild) 之稱謂。與英文university一字最接近的中古稱謂是studium generale，它是指「一個接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的地方」，而非指「一個教授所有課程的地方」。而中古時universitas

一字則指一群老師宿儒（masters）或一群學生所組合的學術性的基爾特而言。到了十五世紀，studium generale與universitas二字變成同義，都變成英文university的前身了。

中古大學中以法國的巴黎大學，意大利的勃隆那（Bologna）為最早，或稱為中古大學之原型，兩者皆是十二世紀出現者，其他如英國的牛津、劍橋、意大利的薩里諾（Salerno），德國的海德堡、科隆等，都是中古大學的佼佼者。中古大學與宗教不能分，大學最早是寺院型態，十三世紀則是教堂型態，之後才成為基爾特性格，並從宗教中逐漸解放出來。就今日的大學來說，牛津與劍橋可能是最保有中古大學的原趣的，至少牛、劍是從中古一脈相傳下來，在七、八百年無數的變遷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的。

中古大學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國界的性格。十四世紀歐洲在學問上有其一統性，它有一共通的語言（拉丁），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師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從勃隆那到巴黎，從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裡，甲大學的學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國乙大學學者的款待，論共通的書，談共通的問題，賓至如歸。中古大學的「世界精神」後來因拉丁語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體，直到十九世紀末時才又漸漸得到復蘇，至廿世紀則又蔚為風氣。現代大學的「超國界」性格的基礎則不在共同的語言或宗教，而在科學的思想，而在共認的知識性格，此所以現代大學之間常有學術會議、交換計劃等等。

一、大學的理想與性格

大學的理想和性格幾個世紀來已發生許多的變化。第一本給大學系統性地刻劃一個明確的圖

象的重要專著也許是十九世紀（一八五二）的牛津學者紐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的《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紐曼認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紳士的地方（雖然他也認為大學可以訓練職業人才）。他以為大學之目的在「傳授」學問而不在「發展」知識。他說：「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的與哲學的發明，那麼，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紐曼之書為論大學之經典。他心中大學所應培育之紳士乃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識見之文化人，此一教育理想影響英國教育甚鉅，亦是十九世紀牛津、劍橋之教育軒向。簡言之，紐曼之大學理想著重在對古典文化傳統之保持，教育之目的則在對一種特殊型態之人的「性格之模鑄」（character formation）。紐曼的大學之理念顯然是「教學的機構」，是培育「人才」的機構。這個理念也許是古典大學遺留給今日大學教育最重要的遺產。

十九世紀末時，大學的性格開始巨大的形變。這一改變始於德國。德國大學亦由中古一脈相傳而來，唯到了十九世紀末葉時，在洪博德（Von Humboldt）及阿爾托夫（Althoff）等人的革新下，柏林大學首先舊瓶裝新酒，徹底改制，擺脫中古的學術傳統，標舉大學的新理念。他們大學的新理念就是以大學為「研究中心」，教師的主要任務是自由地從事於「創造性的學問」。每個學生則如 Helmholtz 所說，應該至少在日益增大的「知識金廟」上置放一塊磚石，這種大學的理念與紐曼所懷抱者迥然不同，因為它所重者在「發展」知識而不在「傳授」知識。當然，大學仍把「教學」看作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德國這種大學的新理念逐漸影響到歐洲各國，並對美國大學發生根本性的衝擊。中國現代教育家蔡元培之改革北京大學就是以德國大學為模式的。在廿世紀初時，德國確成為世界大學的耶路撒冷。

德國大學的新理念，在美國大學的先驅者佛蘭斯納（A. Flexner）的《大學》（Universities）一書中獲得系統性的闡揚。佛蘭斯納的《大學》一書成於一九二〇年，已被公認為一部論大學的現代經典。他在該書第一篇就標舉出「現代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Modern University）。他特別強調「現代大學」，以別於早他七十年的紐曼之「大學」。佛蘭斯納肯定「研究」對大學之重要，肯定「發展」知識是大學重大功能之一，但他卻給「教學」以同樣重要的地位。他指出：「成功的研究中心都不能代替大學」，也即大學之目的不止在創發知識，也在培育人才。佛蘭斯納對大學有一整套的看法，他以為大學必須是一「有機體」（Organism）。他贊成大學應該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但他反對大學訓練「實務人才」，反對大學開設職業訓練（vocational training）之課程，他也反對大學無限的擴大以破壞它的有機性，他更極力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社」（service station）。他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徵」，但他不以為大學應該隨社會的風尚、喜惡而亂轉，他並不以為大學應該是「象牙塔」，但他強調大學應嚴肅地批判地把持一些長永的價值意識。

論大學理念的書與文，不知凡幾，但德國哲人耶士培（Karl Jaspers）的《大學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一書卻值得特別一提。耶士培此書成於希特勒統治崩解，德國大敗，德大學受創極深之際。他以哲人之智慧，籌思人類學術的路向，發揮大學之理念。耶士培以大學之使命只在忠誠於真理之探尋。在他，大學乃是一師生聚合以追探真理為鵠之社會而已。他認為大學乃為對知識有熱情之人而設。真正的大學必須具有三個組成，一是學術性之教學，二是科學與學術性的研究，三是創造性之文化生活。三者不可分，分則必歸於衰退。耶士培特別強調大學